

再論歲曆

白川靜

一

歲曆之語，彝銘習見，或二字連用（註一），或上下分用（註二），或歲字單用（註三），其文三十餘例（註四），釋者亦二十數家（註五），而聚訟未已，尚無定議，其說凡有三。

阮氏積古，首釋之爲勉力之義云：「古器銘每言歲歷，按其文皆勉力之義，是歲歷卽爾雅所謂蠶沒，後轉爲密勿，又轉爲餽勉」。按蠶沒、密勿諸語，皆聯綿之字，故孫詒讓非之云：「凡古書雙聲疊均連語之字，並以兩字聯屬爲文，不以它字參廁

註一：啟殷「王在周，各于大室，王穡曆，錫玄衣赤裘、啟對揚王休」，癸殷「王使癸歲曆」（以上他動詞例）
保貞「乙卯、王命保、及殷東國、五侯征貺六品，歲曆于保」，屯鼎「屯歲曆于口口」，小臣謙啟「小臣謙歲曆」，鬻貞「鬻從師雍父，戊于古且，歲曆，錫貝卅弔」，競貞「伯辟父皇競，各于官，競歲曆，賞競章」，師餘啟「餘其歲曆，日錫魯休」，史牆盤「孝習史牆，夙夜不墜，其日歲曆」，師叔鼎「天子亦弗忘公上夫猷德，叔歲曆」（以上被動詞例）。

註二：小子龜貞「子光賞鑿貝二朋，子曰，貝唯歲女曆」，（殷器）。庚贏貞「王造于庚贏宮，王穡庚贏曆，錫貝十朋，丹一桮」，段殷「王在畢蠶，戊辰曾，王穡殷曆」，遇貞「遇使于鵠侯，侯莫遇曆，錫遇金」，梁其鐘「用天子寵，莫梁其曆」（此例爲最多）。

註三：也殷「也曰……烏序，隹考肇念自先王先公，迺欬克衣，告刺成工……烏序，乃沈子欬克歲，見獸于公」，免盃「王在周……免穡，靜女王休，用作盃盃」長年盃「穆王在下減應，穆王饗禮，卽井伯，大祝射，穆王歲長年，以遂卽井伯……長年歲曆」。

註四：郭沫若金文叢考小臣謙啟條舉例凡二十五銘、小稿瘦曆解增爲三十四例，嚴氏一萍歲曆古義上增訂爲三十五例，其後新出器銘有師叔鼎（文物，一九七五·八，金文通釋第四十九輯補釋篇補一〇）、史牆盤（文物一九七八·三，金文通釋第五十輯補釋篇補一五）二器，凡文三十七例，又別有歲字單用例三（註三參看）。

註五：阮元，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五啟尊條，又冗彝條（一八〇四刊）。

吳雲，兩罍軒彝器圖釋卷六庚贏貞條（一八七二刊）。

徐同柏，從古堂款識學卷三周再彝條、又卷六周啟鼎條（一八八六刊）。

孫詒讓，古籀拾遺中啟尊條（一八八八刊）。

吳式芬，攷古錄金文卷三之一遷尊條引許印林說，卷三之二師餘敦董條引何子毅說，又翁祖庚說（一八九五刊）。

劉師培，左盦集古器銘歲曆解。

其間」。又釋其字云：「蔑、勞也，曆卽歷之藉字，歷、行也，凡云某蔑曆者，猶言某勞于行也，云王蔑某曆者，猶言王勞某之行也」。其後劉師培以爲嘉勞歷試，吳式芬引翁祖庚以爲懋勉功績，徐同柏以爲明試揚歷，黃公渚以爲伐閱第功，趙光賢以爲讚美嘉勉，陳小松以爲敍勳功歷，蔣大沂以爲明試歷行，于省吾以爲厲翼，卽勉勵勤勞之義，周法高教授說與之近，此皆用蔑曆二字之聲義，以爲其解者也。

以蔑曆之曆爲說文甘部曆者，叔於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，云：

說文甘部，「曆、盃也，从甘从厑，厑調也，甘亦聲，讀若函」，大徐作「古三切」，音甘，是則讀曆爲歷者非也，據許說，曆者調味甘美，音義同甘，蔑，周語注云：「猶滅也」，蔑曆者，言分其甘也，蔑某曆者，言分某以甘也，漢書司馬遷傳：「絕甘分少」，辨亡論：「分滋損甘」，唐書李光弼傳：「棄甘均少」，皆蔑曆義也。

郭氏金文叢考，亦以曆爲說文曆字，據其讀若音，以爲函甲之函解云：

蔑曆二字，蓋自商代以來之古語，統觀二十六例之銘文，其明記軍事者凡九

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三彖教條（一九〇二刊）。

郭沫若，金文叢考小臣謙殷銘考釋（一九三二）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（一九三五，七）又增訂新版本（一九五七）保卣銘釋文，考古學報，一九五八，一期，又文史論集再錄。

于省吾，吉金文選上師望鼎條（一九三三刊），釋蔑曆，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（一九五六第二期），讀趙光賢先生釋蔑曆，歷史研究一九五七年第四期。

強尋開，說文古籀三補卷四，五（一九三五）。

黃公渚，周秦金石文選評注（一九三五）。

聞一多，璞堂雜識，全集本第二冊。

戴君仁，蔑曆解，輔仁雜誌九卷二期（一九四〇年）。

陳小松，釋古銘辭蔑曆爲敍勳專用辭，中和月刊三卷一二期（一九四二）。

劉節，古代成語分析舉例，嶺南學報十卷一期（一九五〇）又，古史考存再錄。

陳仁濤，金匱論古初集師望鼎條（一九五二，六）。

李亞農，長田盃銘釋文，考古學報第九冊（一九五五，九）。

岑仲勉，從漢語拼音文字聯系到周金銘的熟語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四期（一九五六，四）又，兩周文史論叢再錄。

白川靜，蔑曆解，甲骨學第四，五合併號（一九五六，一〇）。

趙光賢，釋蔑曆，歷史研究（一九五六，一一期）。

嚴一萍，蔑曆古義上，中國文字一〇（一九六二，一二）。

蔣大沂，保卣銘考釋，中華文史論叢第五輯，又引林潔明說，同上（一九六四，六）。

李平心，保卣銘新釋，中華文史論叢一九七九第一輯（一九五九初稿，一九六三再稿）。

周法高，金文詁林第五冊蔑字條（一九七四）。

例，且多係功成受賞，爲數已半，是則蔑曆二字，蓋帶軍事性質，二字均見於說文，云：「蔑，勞目無精也」，「曆，和也」，然諸義均不適，由有軍事性質以推之，余疑曆當即讀爲函甲之函，蔑若穢，則當讀爲免，免函猶言解甲，引申之則爲免除征役。

按以蔑曆爲其有關於軍事者，固是也，然欲旌表之，而以免征役之事，恐無其理。師鵠云：

王呼作冊內史，冊命師鵠併嗣□□，錫赤市、朱黃、旂，鵠拜顙首，天子其萬年，眉壽黃耇，畯在位，鵠其蔑曆，日錫魯休，鵠敢對揚天子丕顯休，用作寶鵠，鵠其萬年永保，臣天子。

此師鵠受蔑曆之時，天子改命以併嗣兼官之事，而新賜以赤市、朱黃、旂，其任命賜與，亦帶有軍事性質，郭氏免函之說，與此銘所言不符，郭氏亦不能自安其說，後來大系新版謳鵠條上眉批云：

蔑曆字始見于殷彝，自西周中葉以後即絕跡，計凡二十餘例，釋者頗多，但尚無定論，余此釋爲免函，亦有未安，此銘蔑曆與錫貝均係被動，即被蔑曆與被錫貝。

郭氏後作保銘，又改釋蔑曆爲無厭之義云：

「蔑曆于保」，蔑曆連文，金文習見，將近三十例，許慎謂「曆，从甘聲，讀若函」，說者多以爲非，謂當从厯聲，通觀銘文各例，此字殆假爲厭，蔑曆者即不厭或無斁，蔑某曆者不某厭也，蔑曆于某者不見厭於某也，屯鼎「屯蔑曆于王」，與此銘「蔑曆于保」同例。

按郭氏既釋曆爲函，此改爲厭者，以爲函又有厭音，其說蓋出於許翰、王國維二人，彝銘有函皇父諸器，吳式芬《攷古錄》卷三之一，周嬪鵠條云：「許印林說，函、皇父姓，與豔、剗、闔，皆同音通借」，又王國維《不變敦蓋銘考釋》云：

周嬪敦，周嬪匱之函皇父，其女嫁於周，故稱周嬪，然則皇父即詩之皇父卿士，周嬪即詩之豔妻，豔妻、漢書谷永傳引作闔妻，詩疏引中候摘洛戒作剗，而彝器作函，豔、闔、函、剗四字，亦同聲也。

郭氏輒取許、王二家字說，改讀若函音，又改訓爲厭，以蔑曆爲無厭，然無厭于某

者，乃非旌表勳臣之辭，展轉改說，而其溯義愈遠矣，此皆據說文「讀若函」而爲之說者也。

其餘數家，專以聲義通假，或以爲調味膳羞，或以爲無過之義，或以爲饁韶血
𩷺，此亦好奇之說而已，吳式芬引許瀚說云：「歲有美義，曆訓和，諸言歲曆者，皆
言美和也」，蓋說文訓曆爲盃，盃者和酒之器，故又訓爲和，吳雲兩罍軒彝器圖釋云：

今按說文禾部有「穢，禾也」，甘部有「曆，和也」，周禮「凡會膳食之宜」，鄭注「會，成也，謂其味相成也」，古文義簡，言穢則凡黍稷麥梁，皆該之矣，
曆則調和膳食之宜也，言歲曆者，王之膳羞得其和，言穢某某曆者，並繫臣下
和膳羞以進者之名也。

又以無過爲訓者，則有戴氏君仁，其說云：

曆當爲秝之孳乳字，秝訓稀疏適秝，適秝疊韻，本有均調之義，曆訓和，與麻
實爲一語，其音不當讀若函，王筠說文釋例已疑其非，且庚贏鼎曆作麻，可
證本不从甘聲，而應从麻聲，在銘辭中，當讀爲歲歷，猶言無過，小爾雅廣
詁，「歲，無也」，說文，「歷，過也」，歷本經歷，引申爲過失者，亦猶過本爲
度越之過，引申爲過失矣。

又以饁韶爲訓者，則有聞一多，其說云：

金文多見歲曆之語，自來說者皆不得其義，今按說文「饁，汙血也，漢書梁平
王襄傳」，「汙饁宗室」，注，「饁，謂塗染也」，說文「韶，羊凝血也」，廣雅釋
器，「韶，血也」，北戶錄引證俗音，「南方謂凝牛羊鹿血爲韶」，歲饁一字，曆
韶同音，歲曆殆卽饁韶，以血𩷺之之謂也，凡紀冊命之銘，多言歲曆，意者冊
命皆行於祖廟，而人臣入祖廟，當祓除不潔，故必先𩷺之也，姑記之以俟證。

右三家之說，皆用聲通假借，或引申之義，以解歲曆，並未得其正鵠者，如吳氏膳羞
之說，以爲王燕食，則臣下和膳羞以進之，按凡膳羞之事，鞅掌之在膳夫諸職，廷禮
受命之人，不敢自從其事，又戴氏無過之說，其語本宥命之辭，而非旌表之言，至於
聞氏饁韶血𩷺之說，必非廷禮之常節，如其𩷺禮，小孟鼎所紀服酒裸將，蓋悉之矣，
然其事則告捷獻馘，殆屬於軍禮，此外尚有岑仲勉歲曆古伊蘭語轉音說，李亞農曆字
音焉虛詞說，並立異過甚，非訓詁之法，此皆聲借危戾之語，以爲歲曆之解者也。

二

凡契文彝銘，多用其本字本義，如形聲假借，本無其字，而後用之，故象形會意者，造字之本，原義古訓，自有存焉。蔑曆二字，亦如是而已。從來釋之者二十餘家，迄無定訓者，不原之於其本，而求之於其末，此所以不得其解也。說文蔑曆之訓義，既不可以解彝銘蔑曆之語，其初義當於蔑^①曆^②二字結體之中求之，而試之者，釋者雖多，但不過二劉郭蔣四家而已。

劉氏奇觚室吉金文述，以曆爲說文「讀若函」之曆，且論其字形云。

合觀諸篆，从日从目，皆甘字，非从日也，說文甘作目：「从口含一，一道也」，是也，其从田者，變而涉於它字，古文往往如此，其从日者，目省也，據許說，曆者調味甘美，音義同甘，蔑，周語注云：「猶減也」，蔑曆者言分其甘也，蔑某曆者，言分某以甘也。

此其分滋損甘說之所由也。郭氏免函之說，取其音，而以讀若爲訓。按甘者，契文彝銘，不見其字，說文「甘美含一，一道也」，其說解甚迂，俞樾兒笛錄旣論之云：

一卽所含之物也，至甘苦字，當作昔，昔从艸，猶苦亦从艸，蓋本義專言艸之昔苦，後乃以爲凡昔苦之通稱耳，因經傳皆假甘爲昔，於是甘行而昔廢，今定甘之本義爲含，而甘美字作昔，从艸甘聲，庶各得其本字矣。

按含物亦非必甘美之義，甘字本上一橫旁出，蓋此器頸鉗束之象也。說文「鉗，以鐵有所劫束也」，漢書高帝紀「自髡鉗爲王家奴」，注「鉗以鐵束頸」。又與拊通，後漢書袁昭傳「道路以目，百辟鉗口」，注「以木銜其口也，或作拊」。凡从鉗諸字，如鉗、嵌、籍，皆鉗束陷入爲義，而金文曆字所從之曰，不從鉗束之象，其字從日或從目，日者載書之器，其義別詳（註六），以蔑曆之曆爲說文甘部曆字者，釋字旣誤，其義亦不得會通也。

郭氏晚作保卣銘釋文，悉改其前說免函之解，訓蔑曆爲無厭，然仍持曆字解云：

蔑曆二字多變體，以曆字爲最古，曆或變塗爲林或秝，或易甘爲口或田，亦有省厂作者，曆字見說文：「讀若函」，說者多以爲非，謂當从麻聲，然細審此

註六：參看載書關係字說、甲骨金文學論叢第四集（一九五六），又，甲骨金文學論集再錄。

銘，其字从厂从埶（古野字），與殷器小臣螽卣「貝唯蔑汝曆」同，可知殷末周初之文如是作，當是字之正體，則字並不从厑，从厑者乃後來之變體，不能據變體以釋初文，則主厑聲之說可不攻自破。字既从厂从埶，甘當是聲，當是壓之古文，示懸崖壓于野上，甘或作田者，示懸崖壓于田野之上，甘或作口者乃省文，甘字本从口，通觀銘文各例，此字殆假爲厭，蔑曆者卽不厭，或無數，蔑某曆者不某厭也，蔑曆于某者不見厭於某也。

此以曆爲厭之借字，按說文甘部又有厭字，朱氏通訓定聲，以厭爲甘之轉注，章氏文始，又以厭爲甘之旁轉孳乳，前人已言之，而郭氏取其說，以爲厭壓之字，又假借爲無厭之厭。

無厭彝銘並作無斂、亡斂，例如師詢段「肆皇帝無斂，臨保我厥周寧四方」，毛公鼎「肆皇天亡斂，臨保我有周」，其主語則皇帝或皇天，與詩大雅皇矣「上帝耆之」，書多士「上帝引逸，有夏不適逸，則惟帝降格，嚮于時夏」，文意略同，其主語亦是上帝，則凡言無厭者，其主語皆皇天上帝，以此解彝銘蔑曆，爲「某無某厭」之義，語旣不詞，且非旌表下臣勳功之辭，其說殆非也。

於說文字說之外解其字者，有劉、蔣二家，劉節云：

按蔑字原是从見作，縱目與橫目同義，現在就要探求見字的用法，見字在甲文裏，也是作部族名用，古器中有南姬作叔媯鬲，……可知嬪姓部族甚多，自古以來與戌卒同其勞苦，故戌字亦从人、从戈，在金文裏這個字寫法不同，大半加一禾字在裏面，恐怕穀字之中，已函有秝字的音，金文中的曆字，照小篆的形構，應該从厂、从秝、从臼，而在器物銘裏又有从林作的，而从臼，也有改从口从田的，大概甲文的嬪字蔑字，每字中各有蔑曆二字之音，金文从禾、从木、从林之體合于从二聲的例子，可見蔑曆二字起來比較晚，就是說免去勞苦的曆程，可以安享榮樂，所以古器說蔑某人曆之後，都有所賞賜，足見蔑曆一語函有二義，其反面實卽今語退休之意，於是蔑視與蔑如二語也由此引申而出。

按卜辭之例，有以嬪爲神名者，又有以爲部族名者，其用義本與蔑曆之蔑有別，劉氏混諸義而爲一，故其說支離，解字之法，不得如此。字義不明，則文義亦不可從而得矣。

蔣氏有保卣銘考釋，其文中論蔑曆之義最詳，「蔑和伐爲一字，有自明功善和明人功善二義」「曆即歷史的歷本字」「蔑曆義爲自明歷來的功善」「蔑……曆義爲明他人歷來的功善」「蔑曆于保義爲王明保歷來的功善」各章分說，其要云：

朱駿聲以伐爲蔑的音符，雖非確論，但正可見蔑和伐聲音的相通，再從蔑伐的字形來看，兩字都爲人旁植戈形，在結體時，有所植戈的援和人形稍有距離的，施行打擊征伐等動作所獲得的結果是有了功勞，功勞是光榮的，很容易掛在口頭自我宣傳，故又孳生自明其功，論語憲問集解引馬融說：「伐，自伐其功」，即是其例，人旁植戈形的蔑字，人形作努目揚眉狀，正肖人自明其功時，眉目飛揚的狀態，將自明其功善的範圍更擴大一點，則明他人的功善也謂之伐。

曆字實從口、從麻，麻亦聲，義爲時間方面的經歷，歷字在甲骨文作埶，說文「埶，稀疏適埶也，从二禾，讀若歷」，這使我們知道埶的從二禾，是因禾和禾之間，行列疏朗，故用以象徵「歷歷可數」之義。禾字和木字，古文結體相近，禾應生於田中，故或增田於麻而成曆，表示這「歷歷可數」者孳生於山崖旁側的田中；木應生於土中，故又或增土於麻而成歷，表示這「歷歷可數」者孳生於山崖旁側的土中。僅在表明這「歷歷可數」者孳生的地位，增田或土，也僅在表明這「歷歷可數」者孳生的土地，經歷既屬過去，傳述有賴口舌，故或增口於經歷義的麻，以求經歷義的益加顯明，遂孳金文中從口的諸曆字，曆是時間方面經歷的本字，曆傳乎口，故從麻，從口以蔑爲伐閼伐旌，以曆爲經歷功善，其義則近焉，然其於字說，如兩禾山崖旁生，推衍郭說，而更加誕。人旁植戈，曆傳口舌，本非其字形，又非其字義，此亦不原之於其本，而求之於其末，是以不能得其溯者也。

三

說文首部「苜、目不正也，讀若末」，「瞢、目不明也」，「蔑、火不明也」，「蔑、勞目無精也」，部中四文，皆以夢夢望羊爲義。諸文聲義相通，蓋其本一元，諸文皆自苜而出，苜者眉，即媚也，神之所交，謂之夢，說文夕部「夢，不明也，从夕瞢省聲」。

繫傳云「當言瞢亦聲」，不知夢字爲其本，他字爲其孳乳，周禮占夢「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」，字作瞢，人在宮牀上而夢，契文有人在牀上，爲魘夢之狀者，其字蓋說文鬼部所新附魘字初文，卜辭云：

己丑卜，殷貞。王魘，隹祖乙 乙·五二六五

王魘，隹妣己 乙·六一四四

戊午卜，牽貞，王魘，隹岳 / 鐵·一四八·二

此周禮所謂畏夢懼夢之屬，故占夢以卜之，堂贈以祓之。

夢魔者，蓋媚蠱所爲^③，媚蠱乃古代巫術之一，故卜辭云：

己未卜，殷貞，王魘，蠱 綴合·三〇一

貞，王尚，隹蠱 貞，王尚，不隹蠱 綴合·二八六

此婦人媚蠱之事^(註七)，其起也遠矣，媚字从苜从女，子媚爵銘有其字^④。媚蠱者、呪祝女巫，藉蠱靈而以行之，凡古代爲呪祝者，多加以呪飾，媚者蓋加呪飾於眉上，以自標異，而行街媚之事，所謂巫蠱者，凡望衍呪祝之事與焉，雖在戰役之際亦然，故殷有孚望之禮，卜辭云：

庚寅卜，殷貞，勿眉人三千，孚望呂方 壽、南、一、六三 外編、一〇七

此使眉人三千，遠望呂方，爲望氣厭伏之事，又云：

壬午卜，自貞，王令多眉，御方弔□ 後、下、四二、九

此使多眉，御祀方于某地，御卽禦，此禦亦爲軍禮，孚望與御祀，皆用眉人，媚飾之人蓋媚女巫蠱，故於卜辭，謂外方來寇曰來媯，其文云：

貞，亡來媯自方 繢，四、三三、二

……允出來媯，……曰，呂方…… 壽、明、一四六

此其例也，左傳定公四年「君以軍行，祓社鼉鼓，祝奉以從」。其在古代，鼉鼓以從者，或爲媚蠱女巫之屬，故來媯之字亦從女。蓋古者媚女在軍頭，擁鼓先行，是以戰而敗也，媚女首受戮，所以減其呪力，瀆其憑靈也。以戈加媚女，其字爲蔑，彝銘蔑曆之蔑，卽其初文，而字之初義，亦寓在其意象之中。

古者軍行，祈於天地社稷，而後敢發，周禮春官大祝云，「國有大故天裁，禴祀

註七：參看媚蠱關係字說、甲骨金文學論叢第四集（一九五六），又，甲骨金文學論集再錄。

社稷禱祠，大師，宜于社，造于祖，設軍社，類上帝」。又禮記王制云，「天子將出征，類乎上帝，宜乎社，造乎禩，禴於所行之地，受命於祖，受成於學，出征執有罪，反釋奠于學，以訊獲告」。又左傳於求媾和之辭常云，「徼福于敝邑之社稷」，此雖周末彌文之禮，然可以見在古時征旅，皆奉其神靈而行之，而奉靈戴行之者，乃巫祝之事，是以敗軍之際，巫祝者先受其戮，以戈加媚女，其字爲蔑，而伐旌蔑無蔑陵之諸義，由而生焉，彝銘蔑曆之蔑，即其初文，蔑者其隸釋字也。

彝銘蔑曆之蔑，字或作穢^⑤，說文禾部「穢，禾也」，此後起形聲之字，其義無異於彝銘穢曆之穢，穢曆之穢從禾，猶曆字從兩禾而作，釋者多以禾爲禾黍，不知穢曆二字所從之禾，所謂兩禾軍門之象，非禾黍之謂也。

彝銘從禾形者，穢曆二字之外，尚有休字，說文「休，息止也，从人依木，庥、休或从广」，金文休字^⑥，又有從禾而作者，高田忠周古籀篇，誤分爲兩字，彝銘用字例，有趙尊「趙對王休」，匱直「揚王姜休」，師望鼎「王用弗忘聖人之後，多蔑曆錫休」，效直「王錫公貝五十朋，公錫厥順子效，王休貝二十朋」，史頌鼎「休有成事」，其義爲休寵，爲休錫，爲休善，而無用休息之義者，故古籀篇分以爲兩字，蓋休息乃後起之義，休之初文，亦當从禾而作，禾者軍門之象，故軍門旌表，謂之休。

其字彝銘或有用宣者，令殷云，「令敢揚皇王宣，丁公文報，用顧後人享，……令敢辰皇王宣，用作丁公寶殷」，又令彝云，「作册令，敢揚明公尹厥宣，用作父丁寶彝，敢追明公賞于父丁」，郭氏大系令殷條云：

宣字兩見，當是休之異文，休字金文作休，从禾从人，言人于稻草上休息也，許書重文作庥，复从广，从广與此从屮同意，此之豆蓋象臥榻。

休宣二字，郭氏均以踏藉禾上，臥息榻上之義解之，古人於事敬慎，何以禾上或於宮寢之中，敢取一時偃蹇臥息之所乎，宣卽宮字之異構，而休之假借而已。

說文又有禾部，「禾，朮之曲頭，止不能上也」，繫傳云「木方長，上礙於物而曲也」。此蓋以稽字義解之，說文稽部「稽，留止也，从禾从尤，旨聲」，繫傳又云「禾，木之曲止也，尤者異也，有所異處，必稽考之，考之卽遲留也」。按此皆望文之說，稽之从尤，猶就之从尤，尤犬牲也。就者京觀旣成，犬牲以彝之；稽者軍門旣設，犬牲以彝之；旨卽詣之初文，茅招迎神，靈乃詣焉，所以爲稽考也，然則木者禾之異

體，禾木形近而義同，京觀之就，軍門之稽，其取象也亦相近，故彝銘圖象，有京上立禾形⑦，又有軍門上二禾並立者⑧。

周禮夏官大司馬「遂以狩田，以旌爲左右和之門，羣吏各帥其車徒，以敍和出，左右陳車徒」。鄭注「軍門曰和，今謂之壘門，立兩旌以爲之，敍和出，用次第出和門也」。古書中有西和門、交和、兩和、左右和之語(註八)，禾卽軍門，口者契文金文作臼形，此載書盟誓之器，故軍門媾和，謂之和。

休字所從之禾，卽軍門之象。此義既明，而穡曆二字從禾之義，可得而說。穡者軍門伐媚，示其有軍功也，故字爲旌表軍功之義，謂其加旌表爲休，休亦謂軍門旌表，故以休寵休錫，爲字之本義，字又從广，廷禮以行之，猶歷之作歷，敢之作厥，說文云「厂象對刺高屋之形」，軍行之際，設舍寢脈，謂之官，自卽脈肉之象，又謂之館，麻錫穡曆之禮，或於館前兩禾之間行之，故字又從厂，則厂者非懸崖旁側之謂也。

曆字從曰，從曰者爲本形，其作臼者省，臼者載書之器，臼中有載書，謂之曰，字或上橫畫稍啓開，曰者閱書曰述之義，說文以爲口氣上出之象，非也，以手啓開其蓋，謂之劄，說文以爲氣出之象，亦非也(註九)。

按館前兩禾之間，載書以告，旌表軍功，此功歷之意，加曰者，載書以告之義。曆字或从下有土者，郭氏釋爲壓云，「示懸崖壓于野上」，然無所取義焉。壓者犬牲以禱告於社，冒者骨臼肩肉之象，此望衍厭伏之禮也，曆字中之象亦卽社神，周禮大祝「大師，設軍社」，禮記王制「宜乎社，禴於所行之地」。卜辭於帝辛東征夷方之辭，其所經歷，出入卜之，踐土以祀，歷字從止，或卽此踐土之禮，曆字从下之土，亦卽其社也。

彝銘中所見曆字數十文，其從田形者，僅見封殷(註一〇)一例，銘蓋疑，郭氏又云

註 八：戰國策燕策「景陽乃開西和門、通使於魏」、又，齊策「秦攻齊，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，與秦交和而舍」，孫子軍爭篇「將受命於君、合軍聚衆、交和而舍」、曹注「軍門爲和門，兩軍相對爲交和」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「李悝警其兩和曰，敵人且至」，字又作龢、國語吳語「遷軍接和」，後又作桓或華、桓表、華表、蓋其遺制、參看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五六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條、劉師培古本字考（左盦外集卷七）、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卷上釋龢條、小著說文新義卷二上和字條。

註 九：參看載書關係字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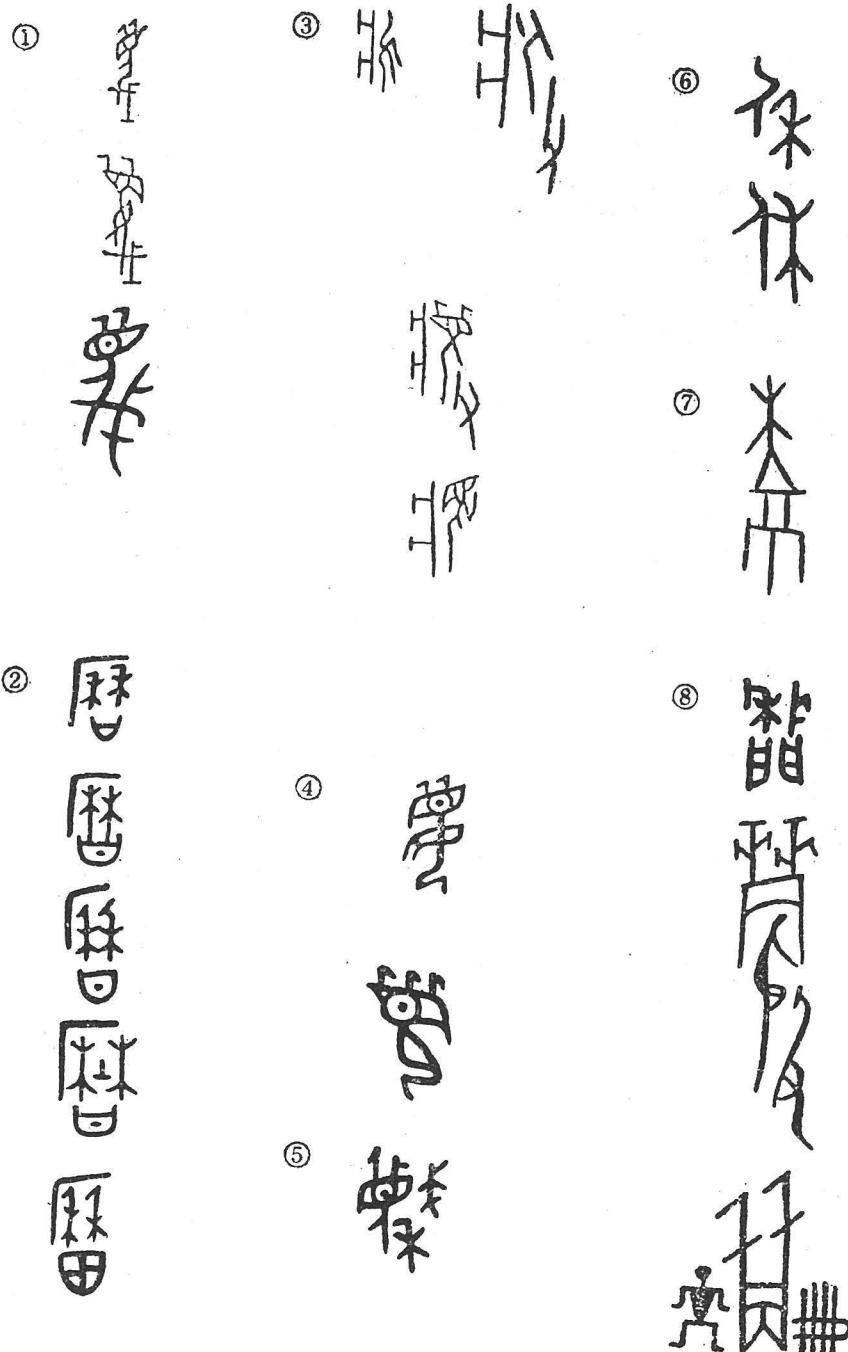
註一〇：三代吉金文存卷八第四十二葉、器蓋二銘、字跡漫漶、疑皆偽、蓋或有粉本者，以作之。

「示懸崖壓于田野之上」，此據其異構殊形，從而又爲說者，其或作田形者，蓋俯觀器形，取載書蓋藏之狀，卽所謂金縢之象，而非田野之田也。

凡郭氏所說，初釋以來，改易數次，既以休爲禾上踏藉之意，以蔑曆爲免函解甲，以曆爲從甘之曆，讀爲函，又改其字形，以爲「从埶，从田」之字，讀爲厭，展轉之後，終釋爲無厭，而古語蔑曆之義，遂晦焉，其他諸家所釋，亦尙未有原其字形之溯，求其字義之所由，剖析文義，而疏通之者。

余曾作蔑曆解一篇，載之於甲骨學誌上，爾來二十又五年於此，此篇所述，其旨大略，載在前篇，嚴氏一萍，又著蔑曆古義上，介紹甚勉，事亦在十八年前，其後爲蔑曆解者又數家，然未有以戮媚伐旌，軍門策勳之義，解蔑曆二字之形義者，且其字說，殊多舛誤，余故作續考，併而再論之。

一九八〇·三



圖一 子妥鼎

圖二 父戊鼎

圖三 父丁鼎

圖四 華鼎

圖五 吏从盤

圖六 爻旨

圖七 梁其鐘